



## 第二十四章

## 老巫婆與老傻瓜

我大約過了超過十年的小資悠遊日子，應該早已習於安逸了，其實並非如此，我總是還期待著什麼，等些什麼，自己也不十分清楚，直到民國九十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。

那晚，我們幾個年紀差不多的朋友，在一個晚輩的囍宴中相遇，算是難得的湊巧。大家相約宴後到我家去坐坐，免不了地照往例開一瓶奇瓦士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我把前述的感覺說了出來。在座的一位以前曾經是名作家，現在在誠品或金石堂等書店，已很難再找到他的著作。

我把總是在期待著什麼的心態說了出來，誰知他立刻鐵口直斷地說：

「我知道你等待的是什麼。」

「是什麼？快說。」我真地很想知道。

他故意笑一下，且輕啜一口威士忌，別人也停下酒杯，注意聽他的答案。

「是死亡。」他又喝了一大口，「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，除了死亡之外，還能盼些什麼？」

登時，全座的老人彷彿被刺到痛處，一個個把酒杯放回桌上，大家的興致一掃而空，不久，便相繼藉詞告別，瓶中竟還剩下大半瓶的酒。

我一一送客回來，滿懷悵惘，只好再給自己倒一滿杯，難道，我天天等待、期待的竟是死亡嗎？不對吧，死亡應該不用等，當它要來的時候是極為殘酷無情的，躲也躲不掉，沒有理由等待它。就在我進

入微醺狀態時，聽到一個聲音：

「老頭兒，你等的是我吧？」

不錯，是她，是葵花。滿頭白髮剪得短短的，居然還穿著低胸的上衣呢，活像一個老巫婆，我早已厭她，正確地說是怕她了。在我悠閒的小資日子裡，她曾出現過多次，約為一九八九年十月柏林圍牆被推倒的那個夜晚，她來，問我，看了電視沒有？我說當然看了，她問，你怎麼想？我答，很精采，蘇聯既然解體，東德失了靠山，柏林圍牆遲早會被拆除，且補充地說，這都是大時代的浪潮，沒有人可以阻止。她，只回答了兩個字：

「白痴！」

到了二〇〇一年「九一一」事件後，她又出現，問我，看了電視沒有，我答，看了。她問，你怎麼想？我答，十分精采，如此的世紀大事，如此的電視直播，

敵人又如此聰明機智，想到劫持民航機為自殺炸彈。又對她補充說，紐約地標的世貿大樓，我還曾經登臨遠眺呢…她未等我說完，也只留下兩個字：

「白痴！」

怎想到，此時她竟出現了。

「老頭兒，你在等我嗎？」果然是她，且如此問。

「等妳，比等死略好一點，又要罵我白痴了？」

「不錯，凡是知道自己為白痴的人，大約離開竅不遠了。」

「不敢說自己開竅什麼的，別再罵我，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「本來嘛，你沒聽說過某大師在他的一本名著中，藉一個小丑的語調說：『您，該在年老以前先學聰明才是』你早該學會聰明的。」

「無奈生性愚魯。」

「我問你，這麼多年以來，你到底還在『思想』嗎？」

「廢話，一個人的思想只有死亡以後才會停止，他們說即使在睡眠狀態中，大腦依舊活動的。」

「那麼，到底你想了些什麼，這麼多年了。」

一時之間，我不知怎麼回答她，平心而論，我還真地沒有想到什麼嚴肅認真的問題。隨口說：

「世界和平吧。」

她，露出了一種足以讓人戰慄的笑容：「用一句電視廣告用語，搪塞你的老友，不太過份嗎？」

「可是世界和平總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吧。」

「老渾球！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你除了白痴以外，還是個渾

球，越老越糊塗。」

「妳這老太婆，老巫婆！越老越可怕的巫婆！」

空氣沉靜了一陣，然後他的聲音輕輕地飄過來：

「你不思想也可以，難道連回憶都沒有了？記得嗎？在號鎮的火車上，你為誰難過到臉色蒼白？在寶雞一個寒冷的雪夜，你為什麼人垂淚？寫『孔雀』時，你尚存著一分對自己無情的鞭策，子女替你賀七十歲生日，你微醺之後說自己是一位失敗者，他們都聽不懂你話中的含義，可是我懂。我懂得你做為一名理想主義者，七十歲時多少還有點自責的心，可如今呢？你麻木木地過著小資的日子，難道不再想到別人了？」

「別說了，我從來就不是只想獨善其身的自私者。」

「那你還想些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世界和平，人人過安康的生活…」

「老！」他只出口了一個字，後面的沒有說出來。

「妳又要罵人了，是嗎？」

「不罵你，只問你。你真的在看世界，想地球嗎？」

「我每天都在看。」

「看到了什麼？」

「台灣要選總統了，美國出兵伊拉克意料之外地順利…」

「你這可惡的老傻瓜！」她的聲音強大得近乎淒厲，震懾住了我！「美國這麼霸，世界能和平嗎？」一時之間我竟不知怎麼回答。慢慢地定了神，才囁嚅地說：

「美國霸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蘇聯垮了，中國雖然在崛起，可是離稱霸還遠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聲音像拷問犯人，「再

說一遍！」

「我說錯了什麼嗎？」我錯愕地。

「老傻瓜，你難道看不出來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中國，兩個世界嗎？」

「對，一個大陸，一個台灣！」

「可惡！你到底是真地老年性癡呆，還是不肯再用大腦了？中國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富人們，他們拼命浪費炫耀，彷彿在和美國人比賽，看誰更能揮霍地球資源，另一個世界是貧困地區的窮人。富人們招搖，窮人們嘆息，這些，你難道都不知道？」

「可是人家都說——」

「說什麼？說出來！」

「人家都說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。」

她的臉色驟變，嚴峻的面龐顯得分外崢嶸，冷冷地笑兩聲才接著說：

「老傻瓜！你竟笨到連這個都相信嗎？這是中國人自我催眠的咒語，總有一天要替中國人催出一場大禍來。中國究竟想要怎樣？想取代美國？有必要嗎？取代了又能怎樣？老傻瓜，沒事多用用腦筋，你大概認為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，美國人民生活快樂嗎？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的世紀，看看當時英國紡織廠的工人生活，還有礦坑下的童工。更早一點則是西班牙人的世紀，整船整船的黃金運回西班牙去，這又怎樣？老傻瓜，你忘了自己說的『我們都是地球人』了嗎？一旦進入地球村時代，那一國人的世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讓每一個地球村民，都能受到正義和公平的待遇，並且無人有資格揮霍地球資源，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，都不能浪費揮霍，懂嗎？老傻瓜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懂，葵花，你也不必這麼生氣呀…」

「見你這樣，能不生氣？再問你，你到底想些什麼？」

「還是那句話，我希望世界和平，人人過安康的日子。」

「可惡！也不想想窮人這麼多，世界能和平嗎？」

「是的！窮人真地越來越多，很難！」

「什麼叫很難？是世界和平難？還是解決窮人越來越多的方法很難？」

「都難，都很難。」

她終於出現笑，不是笑容，是笑聲。她緊盯著問：

「來，我問你，你有信仰嗎？回答我呀。」

「不知你所指的是宗教還是政治，大約都沒有吧。」

「少騙我，我知道你相信過共產主義。」

「我連馬克斯或列寧的一本著作都沒看過，只讀過毛澤東的『沁園春』、『詠梅』之類的詩詞，這那裡算得上共產主義，你不要譏笑我好不好。」

「用不著看亞當斯密的『國富論』，只需懂得不擇手段地賺錢，你也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的。」

「可是人家都說，二十歲以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良心，三十歲以後仍舊相信共產主義就是沒有智慧。」

「看！不打自招了吧。老傻瓜，可見得你當了小資以後，便以為自己變聰明了，告訴你，若是智慧都用在賺錢上，智慧再多，也比不上一絲絲的良心，懂嗎？老友，我知你甚深，你年輕時曾經想，若能讓天下人，甚至你曾為之痛心過的那些人，過豐衣足食的日子，你寧願做忠王李

秀成，付出你項上的人頭，有這事嗎？」

「那只是少年輕狂。」

「可是現在你不這麼想了。」

「無濟於事，那些幻想都不切實際，辦不到的。」

「恐怕不是因為辦不到，而是因為你已經變成了小資，你自私自利，你怕死了，對嗎？」

「老巫婆！」

「你年輕時尚敢偷偷地相信共產主義，如今看到共產黨都失敗了，便以為共產思想也沒智慧了，難道你不知道共產政權不等同共產黨，共產黨不等同共產思想嗎？一個崇高善良的思想，豈容幾個獨裁者的亂搞便全盤否定？老傻瓜，你仔細想想看，是共產思想沒有智慧，還是那些令人厭惡的政客們的可恥？無論人類的文明

多麼進步，禮運大同篇中，人人有飯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家回的思想，仍舊會是人類社會的普世大法，弱肉強食的掠奪式經濟制度你會信仰嗎？還有他們便宜行事的社會政策和社福法案，想想看，要等多久才會降恩到幾乎佔地球人一半的窮人，老傻瓜，說，說呀！」

「葵花，老友！我知道妳是唯一懂得我的人，可是，可是我這麼老！」

她，竟然發出噗哧一笑的聲音，說：「人家，忙得都沒時間老，而你卻聲聲不離老字。」

「老不老都一樣，我看是回天乏術了。有時看到各地的天災人禍，看到擁有權利者爭相搶奪權柄，孤弱無助的億萬人眾向誰求助？向何處投訴。越想，心中越不是滋味，越想，便越難以入眠，葵花，

原諒我吧，我真地再也做不動什麼了。」

「於是你就把日子消磨在麻將桌上，跟著電視機裡的傻瓜一塊傻笑。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覺嗎？老友，我的心像一把鈍刀慢慢凌遲，一刀一刀地，一滴一滴地，滴著血呀！我終生也離不開的好友。

「我的老友，當我們都年輕時，有過美好的記憶，也築過夢，儘管回憶幾乎都是酸澀的，夢也未曾成真，但我深信，你沒有錯，我們沒有錯，也不是幼稚，對嗎？

「老友，你還記否我答應過你的盟誓？我會與你偕老，時間真是無情，怎麼這樣匆匆，這樣匆匆！我們竟已白髮滿頭，雙手顫慄，我，不也老了嗎？我還答應你，與你偕亡！這一天總會來的，我也會

跟你一同隨風逸逝。」

「葵花，謝謝你，我辜負了妳的期待，妳看得出來，我已經做不動什麼了。」

「誰說的？你能。聽著，從遠處傳來的鋼琴聲為背景，讓我們再築一次夢吧！築偉大的夢，築荒唐的夢，築兒童般地美夢，足以微笑入睡的美夢，讓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好的日子…」

\*

\*

\*

\*

就這樣在腦海中閃過許多年，許多年的瑪拉寇斯影子，在葵花的威迫和鼓勵之下成形了。有人說，世界的現狀是由精神病人管理著精神病院，也有人說，想改革這世界很難，不如用革命。

好了，瑪拉寇斯就是一半用「革命」，

一半用「瘋子」，築成的大夢。